

吳炳晶 著

无冕集

wu mian ji

WU MIAN JI

wumianjiwu bing jing zhu

tianjinrenminchubanshe tian
jinrenminchubanshe chuban



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 JIN REN MIN CHU BAN SHE

TIAN JIN REN MIN CHU BAN SHE

WUMIANJI

自序

中国的记者无冕是真，称王是假。

当无冕之王的称谓搞得人们魂不守舍的时候，便飘乎乎难以自持，仿佛天下之大，舍我其谁？！

从飘渺的幻境回到现实，你会发现，你和大街上的人们没有什么不同，头顶上并没有耀眼的光环。记者，你没有头衔，也不需要头衔；你在平凡中生活，在人流中寻觅。找到自己的位置，就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就会在躁动与安然中找到某种恒定。

因此，我把这本小书定名为无冕集。

无冕，无履、无包袱，无论在人生的旅途上创造了什么，丢弃了什么，都应该洒脱而无悔，因为我们毕竟走过来了，哪怕并不辉煌。

许多事情被忘却了，是因为他不值得铭记；许多场景历历在目，是因为他植入心田。翻检着自己的作品，说不出为什么，铅字以外的东西却分外珍贵。

在“史无前例”的那些时日，我为右手颤抖的爸爸写交待材料：“张学良是大军阀，我是军阀崽子。”我模仿爸爸的书法，模仿爸爸的措词，代替爸爸自责、悔过……当那些材料足可以装一个麻袋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忽然长大了，拥有一支笔，一

支起码可以代写家信的笔！爸爸，此时我要加倍地感谢您的遗传，并告慰您的在天之灵，您有一个还算争气的崽子。

当四磅手锤在我的左手虎口上打下一个个血印的时候，我没有丢掉自己的笔。政工组长的慧眼看上了我的字，于是，我被拴在写字台上，拴在钢板和腊纸上。在那昏暗的楼梯间，有一个同命人；他叫余凡平，进城干部，摘帽右派，才华横溢的长者。我们结下了忘年交。于是，同在一个楼板下，我找到一位难得的老师，他写总结材料，我刻钢板，自得其乐；几年下来，收获颇丰。

我相信机遇，因为无论多么坎坷，机遇总是向我微笑；我相信真诚，因为那些真诚的师长和朋友，并不企望回报。

写了几篇小稿，发了几篇小说，我迈进了神圣的殿堂——党报，环顾左右，我很自卑，于是我发奋。我的顶头上司——胡世先和余发乾，他们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向我施惠。大胡，在他那威严而又颇具长者风度的言谈中，让你体会到这才真是爱。老余，当我在夜晚十点半踏进报社发稿时，他的桌前仍亮着那盏柔美的灯。

一个毛头小伙子，往往才疏而志大。当我决定写第一篇报告文学时，对这种体裁仅是一知半解。花了一个月的功夫，先后改了七稿，终于在一版头条见报了。望着一份份清样上总编辑石坚修改的字迹，我的视线模糊了。

避暑山庄里有个小藕塘，清晨的藕塘上有一层淡淡的雾。那是采访引滦入津工程之后，我们在避暑山庄打尖。鲁思和我坐在塘边的石头上，望着水、望着荷叶，话很少。他问我：“看过历代文选吗？”我说：“看过。”“古人的文笔很精练，散文的笔法

可以借鉴到新闻写作上。”我连连点头。这位不修边幅、慈眉善目的好老头加总编辑，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是任何人不能替代的。

许多东西可求、可得，而知遇之恩既难求又难得。因此，我非常珍视这一切。

改革开放使社会不断演进，也使许多传统的东西被冲击，被丢掉。老老实实，本本份份地做人作文，也常常被讥为不合时宜，我却不以为然。畸型的个人表现欲，必然与哗众取宠作伴；把自己的知名度放在第一位的记者，绝不是好记者。

经得起寂寞，耐得住喧嚣。我忘记这句话出自哪位哲人之口，但我铭记在心。读读历史，看看已经走过的路，拿掉枯萎的花环，抹去浮躁的尘土，留下来的、可供明鉴的，不过是块无字碑。

写于一九九一年春

目 录

一、人物篇

- 假如这是一片热土..... (3)
- 敢抓善管的邢厂长 (23)
- 赤热的铅丝 (35)
- 探索 (39)
- 渤海湾头开荒牛 (47)
- 他的心灵比花美 (50)
- 海之骄子 (53)
- 人往高处走 (59)
- 病床前的呼唤 (67)
- 一个实干家的苦恼 (70)
- 让老字号焕发青春的人 (77)
- “飞鸽”兵团总指挥 (88)
- 国梅精英 (99)
- 听我奏支心上的歌..... (109)
- 晚霞如火..... (125)

二、城市篇

| | |
|--------------------|-------|
| 城市之魂····· | (135) |
| 百万户的欢乐····· | (152) |
| 看看天津新面貌····· | (158) |
| 路,开拓者的业绩····· | (163) |
| 我们是天津人····· | (172) |
| 天津站的美学····· | (175) |
| 天上有颗星,她的名字叫天津····· | (193) |
| 乔迁之喜····· | (196) |
| 长桥远眺····· | (198) |
| 怨与谅····· | (202) |
| 海门大桥,我心中的桥····· | (205) |
| 青年楼里的笑声····· | (208) |
| 津城美····· | (211) |
| “年味儿”充溢小海地····· | (213) |

三、改革篇

| | |
|-----------------|-------|
| 改革者的锋芒····· | (217) |
| 坎坷改革路····· | (226) |
| 科学管理上船台····· | (243) |
| 两代改革者····· | (252) |
| 改革五强者····· | (259) |
| 几家干不如一家包····· | (269) |
| 由建设花园工厂引起的····· | (276) |

四、引滦篇

- 雄风虎威····· (285)
- 劈山凿洞引龙王····· (293)
- 冲刺,最后一百五十米····· (302)
- F_1 、 F_{10} 之谜····· (304)
- 请塑造这样一尊雕像····· (306)
- 大战水帘洞····· (308)
- 清泉,将从这里涌出····· (310)
- 重点工程重点保····· (312)
- 庆功会上喜相逢····· (316)
- 景忠山下花灯会····· (319)
- 滦水甜,清茶香····· (321)
- 潘家口水库散记····· (325)
- 不尽滦水滚滚来····· (330)

五、走马散记

- 海南万花筒····· (345)
- “钱”老板撩起面纱····· (366)
- 骄傲的“打工仔”····· (369)
- 文化输入与风景出口····· (372)
- 吸引力····· (375)
- 无功就是过····· (378)
- 三天一层楼····· (381)
- 求知欲····· (384)

| | |
|-----------------|-------|
| 小伙子也不过如此吧····· | (386) |
| 迅速,紧张,小心····· | (389) |
| 未来在招手····· | (392) |
| 绿色,新型城市的基调····· | (395) |
| 别开生面的综合学习····· | (398) |

六、时评随笔

| | |
|---------------------|-------|
| 悲壮的征服····· | (403) |
| 探险与反思····· | (407) |
| 市场寒暑表····· | (410) |
| 年盹不可早····· | (413) |
| 质量忧思录····· | (416) |
| 投一、引二、产三····· | (419) |
| 让“第二人生”更辉煌····· | (422) |
| “气化”三题····· | (424) |
| 改革需要挑战者····· | (427) |
| 天津有能力多吃国际饭····· | (429) |
| 质量意识,竞争第一链条····· | (432) |
| 李文夫留下的财富····· | (434) |
| 改革也是革命····· | (437) |
| “公”姓的思考····· | (440) |
| 刘义夫境遇的反思····· | (442) |
| 跳出三界外····· | (445) |
| 住宅商品化是利国利民的好办法····· | (448) |
| 恭贺新禧····· | (450) |

| | |
|-----------------|-------|
| 把实事办实····· | (453) |
| 莫辜负大好春光····· | (455) |
| 深圳“狗不理”的启示····· | (458) |
| 企业不是孩子····· | (460) |
| 厂长须知····· | (462) |
| 漫谈乘车公德····· | (464) |
| 西装与裤衩····· | (466) |
| 也谈企业文化····· | (469) |
| 老黄牛新说····· | (473) |
| 高唱正气歌····· | (477) |
| 醒来,打年盹的人们····· | (480) |
| 拉紧我们肩上的纤绳····· | (482) |
| 人和百业兴····· | (485) |

一、人物篇

假如这是一片热土……

时间：一九八五年元月五日。

地点：天津市科委会议室。

这里，平时常是贤才爆满。今天却格外清静，屋里只有两个人。

一位满头银丝的老太婆望着对面一声不响的人，焦急地在地毯上踱步。这位当年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名闻遐迩的女杰，如今已退居二线的原市科委党组书记、副主任罗云，依然在举手投足中透着干练和豪爽。“方今之急，在于人才。你是从逆境中走过来的，最知道知识分子欢迎什么，反对什么。你应该把自己的经历说一说。”

端坐在沙发上的人慢慢抬起了头。他那带着几分怯懦的眼神和罗云那炽热的目光瞬间相遇，倏然一亮。可是，转瞬间又暗淡了。看得出，他心里还在斗争。

看看他坐的姿势吧，身板笔直，两手平放在膝盖上，就是在柔软的沙发上也不失军人风度。遗憾的是，他不是军人。良好的风度是在另一种条件下形成的——劳动教养。

刻板的洗磨既然可以造就模式化的躯壳，那么，给心灵上留下驯服的印记也不是为怪了。五十七岁的人了，还图什么？大难不死，拣了一条命；冤案平反了，政策落实了，老婆孩子也

挺好，知足吧！倒腾那些过去的事有什么用？更何况过去当权的人现在还在。万一触犯了他们，会有什么结局呢？

赵智法这样想，依然一声不吭。

罗云的语调突然昂扬起来：“苦难是人生的老师，逆境也有科学价值。我们是把你的经历当作一笔财富来吸收的。说吧，不要怕有人给你穿小鞋，揪辫子，我做你的后盾！假使再有人诬告，打官司、上北京，我奉陪到底！”

两亿元经济效益和割了二十七年的尾巴

赵智法的眼眶潮湿了，他百感交集。

他想起，国务院那位关心他的，未曾见面的领导；他想起，关心他的，副市长吴振、原公安局局长桑仁政、劳改局的领导和市科委的同志们；他想起，板桥农场那五万亩土地和共同耕作过的人们；他想起，那远在河南，二十七年没见过面，随母远嫁的儿子……

“我说，我说，我愿意说。”平日少言寡语的赵智法，第一次打开了二十七年没有开启过的心灵之门。

——当北国大地进入冬眠的时候，南疆的青饲玉米正在收割第四茬。一封封来鸿，把丰收的喜讯传到板桥农场，带给青饲玉米的育种人赵智法。

——当春节将临，人们忙着置办年货的时候，板桥农场周围的村里，却在磨高粱面。是因为穷，蒸不起白馍？不是。当地人爱吃津杂九号高粱，这种高粱磨出的面，掺上点白面包饺子，别有一番风味。吃饺子的时候，人们自然忘不了赵智法。

——在宴会的餐桌上，玉米突然身价百倍，置身于美味佳肴的行列中，并受到中外食客的青睐。如果有人说，玉米的营养价值比牛奶还高，相信的人可能寥寥无几。但是，这是事实。赵智法和同事们试验成功的水果玉米，含糖量达百分之六十七，并含有多种维生素。

赵智法和他的试验站培育的十多个优秀品种，在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一千万亩土地上种植。荣获天津市科技成果一等奖的“津杂九号”高粱新品种，推广面积已达七百一十二万多亩，比当地品种平均每亩增产百分之三十一，可增产粮食十三亿五千多万斤。

——赵智法应该被称为“亿万富翁”。因为，各种优良品种推广种植的经济效益，累计高达两亿元！

可是，历史却偏偏要和这个“亿万富翁”开个滑稽而又可悲的玩笑——给他留下一条二十七年才割掉的尾巴。

五十年代初，赵智法毕业于湖北农学院，他带着优异的学业成绩来到北京，进入了中国农业科学院。那时候的他，风华正茂，才思敏捷；西装笔挺，风度翩翩。他醉心于农作物研究，希望为我国落后的农业出把力。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四日是个星期一。那时，电铃还没有取代古老的铜钟，当上班的钟声刚敲过，就有人来通知赵智法，立刻去办公室，有要事。

“找你来，是有点事要和你商量。组织决定，让你到天津板桥农场下放劳动。不要紧张嘛，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就可以回来。再说，那是个机械化农场，条件非常好，到那里搞科研大有用武之地。”系主任这样说。

“请告诉我，这是为什么？”赵智法急迫地问。

“你自己最清楚。”办公室主任的语调要比系主任的口吻严厉多了。“第一，你同情右派，立场不稳。第二，你长期隐瞒历史问题，妄图蒙混过关。”

“不，这不是事实。”赵智法据理力争。“请告诉我，谁是右派，我又是怎样同情的？请说清楚，我有什么历史问题没有交待？”

赵智法不知道怎样下的楼梯，也不知道怎样回到宿舍。夜幕降临了，一轮弯月，照着宿舍前面的一块空地。赵智法默默地把两箱子书籍、资料搬出来，一本一本地清理。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面前，他痴呆了。他知道，书，对于他，已经是多余的了。就是把书送给别人，别人也未必敢要，既然有同情右派的罪名，就可能有更古怪的罪名。

火烧起来了。赵智法折了一根树枝，在火堆上拨着。借着火光，他在每投入一本书之前，都要把书籍的名称再看一遍。他说不出有多难受——再见了，米丘林！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劳动改造的第一个年头过去了。有一天，一位监管人员找到赵智法：“你认罪吗？”

“我犯了什么罪？”

“反革命罪！”

“什么？”赵智法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来的时候，单位没告诉你？”

“没有。”

“你也没在劳动改造书上签字？”

“没有。”

监管人员走了。他知道，赵智法说的全是实话。在中央各部委、院校送来的一百七十五名劳教分子中，只有赵智法没在劳动改造书上签字。

然而，监管人员的一席话，却象一闷棍打在他的心上。本来，他还笃信来时讲好的三月至半年的期限：“共产党说话算话。”这是悬在他眼前的唯一一线朦胧的烛光。但是，此刻，他的心境完全变了。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被人愚弄了，那朦胧的烛光也随之破灭了。

他坐在低矮的通铺上，望着窗外的铁丝网，一声不响。同屋的“劳教人员”把他的事当笑谈：“老赵呀，你真不愧是政治上的傻瓜。”

赵智法听了，还以凄苦的一笑。

“劳教人员”中不乏精通法律的人才，他们劝赵智法上诉喊冤。赵智法明白，上诉和翻案在字典上虽然不是近义词，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却是同义语。

就这样。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赵智法当了二十多年的“傻瓜”。直到一九七九年，赵智法才变得聪明了。他看到身边的人一个个落实了政策，割掉了尾巴，也想鼓鼓勇气。

灯下，他伏案疾书，倾诉满腹的冤屈。把希望溶进字里行间，把期待一次次投入信箱。从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四年，他先后写了五十多份申诉信，寄给中国农业科学院、人民日报社。

解铃还得系铃人。通过各个渠道寄出的申诉信，最后都转到了农业科学院。尽管人民日报社在申诉信上加了批语，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答复却依然如旧：历史问题没有出入，不予复

查。

一次次的申诉，一次次的驳回，赵智法并没有灰心。每天，他都要看报纸，最关心的就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说来也巧，一天，他在翻阅人民日报时，看到一篇座谈纪要的文章，题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哲学思考”。赵智法一口气从头看到尾，越看心里越热乎。最后，他又看了一眼署名，不禁大喜过望。原来，发言的人正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

放下报纸，他连夜疾书。第二天一早，就把写好的申诉书直接寄给中国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

五天过去了，没有回信。哦，可能是信没有送到书记手中。于是，第二封挂号信又寄出去了，十天以后，还是没有回音。哦，也许是书记工作太忙了，来不及处理。再寄一封，第三封挂号信又寄出去了，时隔几日，总算接到回信了。赵智法把信捧在手里，不禁有些颤抖——会是喜讯吗？

“赵智法同志：来信收见，关于你的历史问题，我问过政治部，与事实相符。请你安心工作，不要再写信了。”

兜头一瓢凉水，浇得赵智法从头凉到脚跟。这就是一个党委书记经过哲学思考得出的结论吗？历史的发展，经历过多少次否定之否定，可是，有谁愿意否定自己？

虽然，哲学上的理论问题赵智法至今还没弄明白。但是，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给中国农业科学院写申诉信。他知道，在有些地方，言与行分明是两回事，你就是再写一百封，也是徒劳的。

一个偶然的的机会，赵智法把自己的苦恼对市科委副主任罗云讲了。这个老共产党员，以她打游击时养成的习惯开始行